

西域绘画·10

敦煌藏经洞流失海外的珍品

马伟 蒙编著



西域绘画 · 10 (纸本·幢幡) 敦煌藏经洞流失海外的绘画珍品

马 炜 蒙 中 编著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域绘画·10/马炜, 蒙中编著.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10.1
ISBN 978-7-229-00635-8
I. 西… II. ①马…②蒙… III. 绘画—作品综合集—中国—古代 IV. J22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068714号

西域绘画·10
XIYU HUIHUA · 10
马 炜 蒙 中 编著

出版人：罗小卫
策 划：蒙 中 郭 宣
责任编辑：郭 宣 吴芝宇
封面设计：蒙 中 朱 山
装帧设计：蒙 中 朱 山 赵艳华
责任校对：李小君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重庆出版社 出版
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邮政编码：400016 <http://www.coph.com>
重庆市金耀迪彩色印刷有限公司印制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E-MAIL:fcbs@coph.com 购书电话：023-68809452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787mm×1092mm 1/8 印张：4.5
2010年1月第1版 2010年4月第2次印刷
印数：3 001—4 600
ISBN 978-7-229-00635-8
定价：56.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 023-68706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西域绘画·10(纸本·幢幡)

幢幡，指佛、道教所用的旌旗。一般是佛寺或道场之前高大幢竿所垂挂。幢指竿柱，幡指所垂长帛。

幢幡是藏经洞绘画藏品中数量最多的。经过斯坦因记载的约有230件(含残本)。约有179件丝绸幢幡、42件麻布幢幡和9件纸幢幡。

这些幡从形制上可分为多足悬板幡和双足燕尾幡两个大类，尺寸相差较大，高度从几十厘米到两三米不等，所用材料包括丝、棉、麻等织物。并施以画、染缬、刺绣等装饰工艺。幢幡主体通常为窄矩形，上面一般画着单个神祇或者纹饰，也有个别成组的图案。它们背面多画着和正面一样的内容。丝绸的幢幡几乎都是用透明的纱，染的颜色较精细。因此正面勾勒的线条能清晰地透到背面。完整的幢幡顶上有三角形顶饰，便于悬挂，材质一般和主体相同。不少顶饰画着与其整体相适应的图案，也有留白或用绣品或纺织品做替代。顶饰的边，多是精美的织锦条。厚度远远大于主体的丝绸。这种处理，有利于承受整个幢幡的重量。在主体部分的上下，各有一条竹棍或者木条，作为整个幢幡的横向支撑。顶部竹棍、木片连着三角形顶饰，底部则用竹棍、木片穿在一条长菱形带子中间。将幢幡挂起来后，人们可以看到正背两面的画面。菱形带子下面，挂着一条长长的丝绸、麻布(与主体材质相同)的材料。与幢幡等宽，纵向则分成二、三或四条，上面有些画着简单的单色植物图案。底端绕在一细竹篾上，然后粘在一块扁平的彩绘木板上。木板上面通常也绘有植物图案，作用是将下垂部分拉直，还可以卷起来，就像卷轴画一样，方便运输和收藏。幢幡顶三角形底部的木条两边，挂着两条无图案的长带，和主体材质一致，我们称之为流苏，在风中，它可以自由地摆动，既不影响画面，又可增加幢幡的动感和生气。

这批幢幡里，绝大部分的麻布幡质地粗劣，制作也相对简单，保存状态却相对较好。它们没有锁边，布底往往留有裁剪的痕迹。

纸制的幡，数量不多。使用的都是当地生产的纸，用简单的线描和色彩描绘的廉价幡，来替代昂贵材料制作的幡供奉。这些纸幡局部已被粘在一起，幡脚只用墨

画出线，没有分成三条。最下面的木板上也同样有彩画纹样。

这些幢幡上的绘画，都是用粉状的天然矿植物颜料加胶和水画成。绘画的丝绸都先用浆或矾水处理过。这样才能保证画面的均匀着色。画师上稿多是用印花图样蒙在画面上，针刺出轮廓，或者在半透明的纱上作画时，就直接将印花图样垫在下面，描下来即可。然后用笔将轮廓线勾勒出来。这种时候，是很能见到画师的功力的，他们根据画面的需要，如是淡彩，勾勒线条就用细细的墨线，如果是重彩，轮廓线的颜色则较浅，然后线内薄薄地染上一层颜色，作为铺垫。

从这批幢幡里我们还能找到一些特殊的例子，比如9世纪初的《金刚菩萨像幡》(《斯坦因绘画》103.Ch.I VI.002)，这个系列共有三件，风格材质都不同于敦煌其他幡，给人印象很深。金刚菩萨右手上托着小巧的金刚杵，面向正前方；左手掌向前，手执莲花。上面没有幡幕，绘着精美花纹的边饰。腰下缠绕着细软的布，身着布满小花紋的带子。身躯被染成青铜色，眼睛扁长呈杏仁形，纯白眼底点着黑瞳。这种眼睛的表现方式是典型的印度式手法。在印度同类题材的雕刻作品中，不仅是眼部，有的菩萨装饰带也是白色的，甚至用嵌银来表现。这组幡，采用经纬均匀，质地细密的鼠灰色绢，而其他大部分的幡则采用只有两根经线质地粗糙的绢。绢幅远比其他幡狭窄。幡边通常只是用黑褐色颜料绘出，而这两件则用细绢布缝出。而且布的织边都在画的下端。以上的不同点说明，不仅绢的生产地不同，幡的制作习惯也不同，无论风格上还是技法上，都很有可能是在其他地方制作，被人带到敦煌来的。

从藏经洞发现的这批幢幡来看，题材多是各类菩萨、金刚力士的单尊像。本套书的其他几册里，有不少都是幢幡形制的绘画断片，我们特地将保存相对完整的幢幡选出来，单独归类，目的是让人们更加全面地了解它的特殊形制。从这些遗存的幢幡上，我们能看到一千多年前东西方文明交融的信息。对于我们研究和了解这一时期的历史、艺术、宗教等，无疑是珍贵的一手资料。



观音经册子·以金刚姿态现示的观音
唐宋·五代初期(9世纪末—10世纪初期) 纸本墨画淡彩 每页纵17.3cm 横10cm



观音经册子·火堆图



佛说法图

唐（8世纪） 纸本设色 纵25cm 横18cm



佛说法图

五代（10世纪初） 纸本设色 纵14.2cm 横21.2cm



摩利支天图

唐末—五代初期（9世纪末—10世纪初） 纸本设色 绘画部分纵14.2cm 横10cm



二天王像

唐（9世纪） 纸本设色 单页纵13.5cm 横14.5cm



药师如来、如意轮观音、金刚藏菩萨像 表面
五代（10世纪中期） 纸本设色 高84cm 横76.5cm



这幅纸本绘画正反两面由几幅纸拼贴裱糊在一张麻布上。中间的药师佛执杖持钵，是东方净琉璃世界的教主。药师佛位于东方的净琉璃世界，是佛教理想中的“净土”乐园。他曾立下十二大愿，要使净琉璃世界的一切居民，无病无灾，丰衣足食，解脱苦厄。通常药师佛旁边站立的是日光菩萨和月光菩萨，合称“药师三尊”，又叫“东方三圣”。但这幅纸本绘画上药师佛的左右却分别是金刚藏菩萨和如意轮观音。有学者据此猜测，这很可能和当时的密教有关。

背面的花格纹样，错落有序地排列，让人想起出土的唐代永泰公主墓道天井所绘的纹饰。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像

五代（10世纪中期） 纸本设色 横49.8cm 横29cm



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像
五代（10世纪） 紙本設色 縱40cm 橫29.5cm

南无觀世音菩薩



觀世音菩薩像

五代（10世纪中期） 紙本設色 縱44.5cm 橫31.2cm



佛坐像

唐（9世纪） 纸本设色 纵26.8cm 横22.8cm

敦煌千佛洞的壁画多有画着千佛的墙面。虽然规律地重复排列，但数量和场面巨大，极其壮观。藏经洞的这批藏品中，也能找出一些与敦煌这种千佛壁画有联系的。这件纸样就是其中之一。这些纸样实际上是用来装饰墙壁的。对于此，斯坦因在《西域考古图记》中叙述：“全都贴在灰泥上，上面附着的黏土已变得坚硬……将纸纵向粘合，画上一连串的画，然后再分别裁开。但是像和纸接缝处的间隔没调整好，几乎每个系列中都有一些像的中间部位有纸的接缝。”如本图，佛着深褐色衣服，坐在淡红色花瓣的莲花宝座上。像上有纸的接缝，可见是纸接头部位的像。

敦煌莫高窟的唐代壁画，在用色方面，多喜用石青、石绿、土红。那时的颜料多为天然矿石和泥土直接研磨后兑胶使用。因为这些矿物质元素很稳定，使得它不会产生像其他颜色一样，时间长了就会褪色甚至消失的情况。它以晶体颗粒的物理性状存在，晶体颗粒本身具有光泽性（有的晶体属于微光，比如石青、石绿、石黄、朱砂等；有的晶体属于闪光，比如金、银、白云母等；有的晶体属于乌光，比如黑、白、土红等）。这些特点使得敦煌的色彩有一种特殊的魅力，虽然经历千年，保存得当，依然犹如新脱手光景。这幅绘在纸本上的佛坐像在墨色勾勒和略加晕染后，以大面积集中的黑色反衬了石绿和土红的明艳，画面墨色互补，安详而厚重。



(A正面)



(B正面)



(C正面)



(A反面)



(B反面)



(C反面)

这是梵夹装的三叶护符，每叶正背两面各绘有神像。并分别在上面书写了说明文字。据文字记载，这套神像护符应该有16张。现存的神像由兽头、鸟头、牛头、鸡头等女性形象组成。上面的说明文字如下：

A正面

此十六個女神並擁護小兒
其小兒未滿十六歲此十六個神
變身作惡形即與小兒作
害患此十六個大神下各有
無數小夜叉每取小兒精
魂如欲得小男女無病患
每須故口祭此神等小兒
即得痊癒
此女神名摩訶羅遮女口
兒乳母夢見牛即此神與小兒
患害祭之吉

A反面

此女神名石具寧若夢見鳥小兒患利腹病
于燕即知此神與患祭之吉

B正面

此女神名磨難甯若夢見貓兒小兒吐舌及口口即
如此神與患祭之吉

C正面

(此)女神名磨伽畔尼若夢見訓候(弧)小兒天口
口口溼水猴手見(身已)展兩手與即知此神與
(患)祭之吉

C反面

此女神名磨難甯吉伽半裏若夢見雞兒小戰掉口中病
口聲塞即知此神與患祭之吉

护诸童子女神像（护符）

唐（9世纪） 纸本设色 各页纵约33cm 横约8cm

聖觀自在菩薩

聖觀自在菩薩真言念誦略傳

大慈念誦請聖加被者先於淨處置

其隨分供養先應禮敬然後念誦

隨身禮一切如來唯淨性同體大悲

聖觀自在菩薩摩訶共諸眾生心頭

面礼十札

次三冥心專注念誦

聖觀自在菩薩蓮花部心真言曰

唵引阿彌陀力迦拏音婆縛^{二合}賀引

此心真言廣德廣大滅罪除灾延壽增

福能銷滿三十方遍懶重罪業皆得

除滅一切災難不能侵害聰明辯才隨願

皆得若能誦滿三万遍一切眾生見

者皆發無上大菩提心當來定生極

樂世界廣如大河

普施受持供養



觀世音菩薩像版画

五代（10世纪） 纸，木版墨印。淡彩 纵39.9cm 横17cm



二佛与二比丘（梵夹）

五代—北宋（10世纪） 纸本设色 纵7cm 横41.1cm



佛说法图（梵夹）

五代—北宋（10世纪） 纸本设色 纵8cm 横35.7cm





梵夹装是古书装帧的一种形式，它源于古印度的贝叶经。《酉阳杂俎》卷十八：“贝多，出摩伽国，长六七丈，经冬不凋。此树有三种……西域经书，用此三种皮叶。若能保护，亦得五六百年。”《资治通鉴》卷250记唐懿宗“自唱经，手录梵夹”，胡三省注曰“梵夹者，贝叶经也以板夹之，谓之梵夹”。梵夹装贝叶经是将刻写好经文的贝多树叶，依次摞成一摞，再在上下各夹配一块与经叶大小长短相同的竹片或木板，于夹板中段，隔开一定距离，连同经叶垂直穿两个小圆洞，再用绳索两端分别穿入两个洞，直至穿过另一边的夹板，将绳索勒紧结扣。

这两张纸本绘画散页，绘在一种较为粗厚的麻纸之上，纸张在绘画之前，已印有规矩的红色界栏，由此可见这些纸叶原是用来写经的画面。画面树木浓郁，笔墨粗放，色彩饱和明艳。推测应该是经书中的插画一类的图画。



观世音菩萨像

唐末—五代初期（9世纪末—10世纪初） 纸本设色 纵46cm 横30cm

观世音是梵文的意译，又称光世音、观自在、观世自在等。关于他的名称，《楞严经》卷六说，观音菩萨最初修行方法是耳根不向外闻，而向内自闻耳根中能闻的闻性，由此做到“动静二相，了然不生”。不若一般人的耳根是向外分别声音，以至于受外境赞叹或诽谤等所动，生起贪、嗔、痴、爱、恶等烦恼，促成杀、盗、淫、妄等恶业，再受轮回生死的苦报。若能观察分析世间音声之虚妄不实，而不受一切恶境干扰、影响，便能进入到如如不动的大解脱境。《法华经·普门品》说：“若有无量百千万亿众生，受诸苦恼，闻是观世音菩萨，一心称名。观世音菩萨，实时观其音声，皆得解脱。”也就是说，凡有众生，若在苦恼之时，只要听说过观世音菩萨，并能虔诚地称念观音名号，观音菩萨便会立即听到每一众生的音声，而实时予以救助，所以叫做观世音。

这幅可爱的观世音菩萨像画像，画面上观音持着柳条与净瓶，站在七彩莲台上。装饰着五色宝石的璎珞，织着各式纹彩的衣裳，仙带飘举，神态轻松，四周有各式花瓣围绕，地上也处处开满鲜花。莲台下有两只鸟悠然地踱着步。这幅稚嫩的绘画作品，很可能是出自年幼学徒的习作。画面中间靠左边有一位手持鲜花的供养孩童，莫非就是这幅画的作者？



佛坐像型纸

五代—北宋初期（10世纪中期） 纸、墨、针穴线 纵32.5cm 横26.5cm

型纸是壁画绘制中，遇到大小相同，不断连续重复的图案时，画师事先做好一个画面，然后沿墨线用针刺透，做出许多同样纹饰的定形，再依样画到正稿上。这种满布针孔的纸张，厚实而紧密，和同时期经卷的用纸十分接近。

唐代造纸术很发达。比较有名的硬黄纸，是将纸先浸以黄蘖水，后加蜡成半透明，再研平，用以影模法书画之用。这些纸多半为树皮麻料所制，由于对宗教虔诚之故，所以选料精，厚重、匀净、平滑。



佛五尊像型纸

五代—北宋初期（10世纪中期） 纸、墨、针尖线 纵79cm 横141cm



佛坐像型纸

五代—北宋初期（10世纪中期） 纸、针穴线、部分线描 纵55.5cm 横38cm



佛坐像版画

唐(9世纪) 纸、木板墨印、淡彩 每版纵10.7cm 横9.3cm

这些当时佛教徒日常所用的纸本印刷品，先以雕印的木版引出墨线，再加以人工填色。这些纸本佛像，相对还较为粗糙。佛跏趺坐在莲台上，简洁安详。背光也以最简单的方式雕出。雕版印刷术是中国的一项伟大发明，世界现存最早有纪年的雕版印刷品，是敦煌藏经洞发现，现藏于大英博物馆的一部《金刚经》。这部经印于唐咸通九年(公元868年)。它是一卷长约五米、高约三十厘米的纸卷，卷首雕有释迦牟尼在祇树给孤独园的说法图。其余为《金刚经》全文，题有“咸通九年四月十五日王為二親敬造普施”一行文字。



经幡 左：菩萨像 右：金刚力士像
唐（9世纪末） 绢本设色 左纵172.5cm 横18cm 右纵187.5cm 横18.6cm

经幡

这是敦煌藏经洞所发现的幡中保存最为完整的两幅，幡头、流苏、幡脚、下端的压板都完好。图中的菩萨为四分之三背面像，头扭过来，露出脸的侧面。侧面的脸，从额到嘴一笔绘出的表现手法，在其他敦煌画中有时也可看到，菩萨两肩覆盖着头发。菩萨右手持琉璃体，内插莲花蕾。这种玻璃容器，从外形上看，应该是来自当时的伊朗。画面两侧是细墨线勾勒的边，下边镶有菱形花纹的布条。上边是着色的短帷幔，起到了边栏作用。幡头上有用红色和蓝色的绢丝，斜向交织包裹的支棍，画像的下端也同样是竹制支棍，其下是接着的四条绢布幡脚。幡脚上绘有波浪状枝蔓花边。这四条幡脚的底部，连接着一支顶部留有细槽的木板，幡脚塞进细槽，再将竹片加以固定。木板上涂上红底，用纯银画上纹饰。两侧的流苏固定在幡头下面的支棍上。上部分是绿色的绢布，下端则以灰褐色的绢布缝制。灰褐色部分与施以银色装饰的幡脚木板，在色彩上呼应协调。而另一方面，流苏的绿色也起画面视觉上边框的作用。画有金刚力士像的经幡，幡脚用的是蓝草（一种植物染料）染制过的绢布，绢布富有光泽。其上下端的两条开口，被精致地缝制过，这样绢丝在裁剪以后不至于散开。褶皱是由压板长期翻卷所致。

这样的一张绢布幡，背面没有裱衬纸，正面和背面都可以看到画面。还有一些类似的幡，它们是由廉价的麻布和纸所制，材质较厚，看不到反面的画面，于是工匠们就在正反两面都画上了图案。

日曜菩萨像幡

日曜菩萨又作日光菩萨、日光遍照菩萨，是药师佛的左胁侍。与右胁侍月光菩萨在东方净琉璃国土中，并为药师佛的两大辅佐，也是药师佛国中无量菩萨众的上首菩萨。

日光菩萨的名号有“日放千光，遍照天下，普破冥暗”的意思。“日光遍照”在佛法上表智慧，放射无量光明，普透一切宇宙生命，使自昏昧迷蒙中醒觉；“月光遍照”在佛法上表静定，映现明澈清辉，容摄大千芸芸众生，使免于受贪、嗔、痴三毒苦恼。二者共同辅助东方净土药师如来弘扬正法，一左一右，普度有情，位补佛处，尊贵有如释迦牟尼旁边的文殊、普贤。日光菩萨与药师佛的关系甚深。在很久以前的过去世，有一个人和他的两个儿子，发无上菩提大愿，勤修梵行，誓愿拯救病苦众生。电光如来对此甚为赞叹，劝这个人改名为医王，两个儿子改名为日照、月照。这位蒙受电光如来嘱咐的人，成佛后就是药师如来，两个儿子也就是两大胁侍菩萨。

这幅幡保存状态相对良好，下端和幡头还保持着进入藏经洞之前修补的痕迹，幡幅用的是深蓝色密织的绢，在深色的绢地上，用白、黄、红三种颜色勾勒出日曜菩萨的全身立像。这幅幡幅正反两面的画像姿势略有不同。菩萨两手捧着画有红色鸟的日轮，长方形空栏中书写“日曜菩萨”四个字。幡两面用流畅的白线代替银描绘，衣物的花样和装饰品用黄色代替金，只在鸟和菩萨的唇用了红色，起到了点睛的作用。眼睛和鼻子比起膨大的脸部，显得有些小，但描绘得很认真。画面的表现有相当的自由，脚的一只朝前，另一只却是横向，可感觉到画家的自信。双脚稳稳地踏在从前面池中升起的莲花座上。菩萨像本身和幡的下部之间，用相连的菱形花纹带区分。构成幡下部的绢织物、颜色和幡本身相同，但没有通常幡脚那样的切缝，而是重复描绘有两只相对的鸭子环绕在花和叶子中的菱形花纹幡脚画有对称的两组菱形双鸭纹饰。整幅画面简洁自然，线条流畅。



日曜菩萨像幡（部分）

唐（8世纪） 绢本细地线描（白、黄、赤）
幡全长213cm 绘画部分纵89.6cm 横25.5cm



局部 日曜菩薩（原寸）



局部 輸下部的花鳥紋



花鸟纹幡

唐（8世纪） 纳本褐色地线描（银泥）
幡全长131cm 绘画部分纵43.8cm 横14.2cm

花鸟纹幡

这幅用银泥绘制的幡画，银泥已经氧化变色，但其金属的光泽仍保留至今。这件幡缺两侧的幡尾，镇板也已掉下。幡头、四根幡脚都大致完整。画上两只小鸟衔着两段花向上飞翔。花枝纹样非完全写实的描写，具有唐代卷草纹样的气韵，流畅而华美。鸟的造型也和同时期长沙窑瓷器上鸟纹风格接近。可以看出这一时期的艺术尚好。幡顶的三角形中，绘有色彩艳丽的西番莲纹样。撩开幡顶的竹棍依然保留着。幡脚部分是用一种极为稀疏的纱质织物做成，绘着小的花纹。使用的颜料应该是同样的银泥。从这幅幡画的题材来看，表现的应该是栖息于西方净土的神鸟。敦煌藏经洞的这批幡，当初是用来挂在石窟寺内厅、过道或者前厅游廊上的。形制狭长，一般都有华盖和三角形顶饰，这样才方便悬挂。在风中摆动时，两面都能看见图案。

菩萨像长幡

这条残存有九尊菩萨像的幡非常长，虽然残破严重，画面尚基本完整。从现存部分左下端来看，显然其下还曾接缝有其他绢。正像题记中所记述的，这是制作的一件全长四十九尺的巨幡。画上的人物用红色勾勒，再相应地施以晕染。人物身上的璎珞配饰则用土红和淡紫色加以区别，眉眼和颈项的珠饰，用墨提点。画面粗率，看上去像似没有完成的半成品，但从人物旁矩形空栏中墨书的文字来看，以上推测不见得能成立。这里使用的红色颜料大概是天然的红土，而明亮的轮廓线则用朱红勾勒。在莫高窟悬挂如此长的幡不成问题，既可以悬挂在山崖上，也可以悬挂在第130窟这样的8世纪大窟内，窟内塑有高26米的阿弥陀像。



菩萨像长幡（部分）

五代 显德三年（公元956年） 纸本设色 幅全长396cm 图版部分纵85cm 横99cm

南无花嚴菩薩



菩萨像长幡（部分）·花严菩萨

五代、楚德三年（公元956年） 纸本设色 幅全长341cm 图版部分纵49.5cm 横28.5cm

常淨菩薩像



菩萨像长幅（部分）·常清净菩萨
五代 巨德三年（公元956年） 纳本设色 幅全长341cm 图版部分纵37.9cm 横28.5cm



菩萨像长幡（部分）

五代（10世纪中期） 绢本描地线描（黄）

幡全长339cm 图版部分纵72.8cm 横30cm



菩萨像长幡（部分）

五代（10世纪中期） 绢本描地线描（黄）

幡全长347.5cm 图版部分纵62.5cm 横28.5cm

南无金剛部菩薩



菩薩像長幡（部分）

五代（10世紀中期） 絹本黃地線描（墨）
幡全长835cm 图版部分纵74cm 横28cm



佛坐像長幡（部分）

五代（10世紀中期） 絹本黃地線描（墨）
幡全长538cm 图版部分纵57.3cm 横18cm

佛坐像長幡是一件描绘十身佛坐像的幡，幡幅面窄，因是把一整幅绢分成了三等份。左右任何一侧都不见织边，而在两侧有为防脱落而锁的边，因此此幡应是三等份中间的一块绢。线条粗细的变化，大约是因为画时丝绢并未裱平所致。



观世音菩萨像幡（部分）

五代（10世纪初） 麻布赤地线描

全幡长194.5cm 绘画部分纵94cm 横27cm



观世音菩萨像幡（部分）

唐代末期—五代初期（9世纪末—10世纪初） 麻布设色

全幡长224.5cm 绘画部分纵105.6cm 横25cm



觀世音菩薩像幡(部分)

唐代末期—五代初期(9世纪末—10世纪初) 麻布设色
全幡长227.3cm 绘画部分纵96.5cm 横19cm



觀世音菩薩像幡断片

唐(9世纪) 麻布设色 纵57cm 横17cm



觀世音菩薩像幡

唐代末期—五代初期（9世纪末—10世纪初）

紙本線描（墨、黃）

全幡長98cm 繪面部分 縱38.5cm 橫11.5cm



觀世音菩薩像幡

唐代末期—五代初期（9世纪末—10世纪初）

紙本設色

全幡長99cm 繪面部分 縱42cm 橫16cm